

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

五件器重點闡釋

撰文：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副研究館員胡嘉麟博士

大克鼎

這件器物是盛放祭祀胙肉的器皿，形制雄偉，器壁厚實，是歷見著錄、眾所周知的鴻寶重器。在方唇寬沿上立有粗壯的雙耳，腹部略鼓，下置粗壯的蹄足。自清末以來與大盂鼎、毛公鼎被喻為「海內三寶」。口沿下飾三組變形獸面紋，並間以六道短扉棱。腹部飾寬大的波曲紋，婉轉流暢，這是具有周文化典型風格的一種紋飾。

腹內壁鑄有長篇銘文，共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，字體特大，字跡端莊質樸，筆劃均勻遒勁。由於銘文的上半部劃有整齊的長方形格子，每格一字，全文佈局十分規整。銘文內容分為兩段，第一段是韻文，膳夫克用美辭頌揚文祖師華父輔協周室的功績，讚美他有謙遜的品質，寧靜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，能輔佑王室，治理周室遠近上下，明智的周王想到克的先祖師華父，於是命他的孫子克為近臣，出任膳夫這個傳達周天子命令的重要職務。第二段是錫命之辭，克任膳夫官職以後，周王又賞賜他禮服，以及很多地區的田地和奴隸。這是研究西周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重要史料。

犧尊

這件器物是盛酒器，兼作溫酒器。整體造型作水牛形，利用了牛的壯實和穩定感進行設計，四足粗壯，頸及背上設三穴，中穴是可以容酒的釜形器，兩旁的空穴直通牛腹，用以注熱水溫酒。這種用動物形態設計酒器，是中國青銅禮器的一個顯著特點，使動物造型與實際使用完美地結合起來。

牛首的藝術特徵保持了寫實的手法，在牛鼻子套有一環，是當時馴化動物的實證，表明春秋時期的人們已經用穿鼻的方法來馴服牛。牛的身體裝飾有獸面紋，這種紋飾在山西侯馬鑄銅遺址出土的陶範中多有發現。牛的頸部和容器的釜形器口沿還裝飾有浮雕的牛、虎、豹等小動物，這些都是晉國青銅文化特有的裝飾。

主題紋飾採用印模法製作出現於春秋晚期，各部分紋飾都出自一模的反復印製，再根據器物部位的不同，裁割、拼合而成。這種紋飾製作技術使得青銅紋飾的生產效率得到極大的提高。

子仲姜盤

這件器物為盥洗器，通常與匜或盃組成一套水器。口沿外折，淺腹，圈足下置三頭爬行的小虎，虎體一側與圈足邊緣相接。腹部兩側設附耳，前後兩端各設一條攀爬的小龍，龍首超出盤的口沿，曲體卷尾，作探水狀。腹壁飾竊曲紋，盤內紋樣共有四周，中心是一個立體的水鳥，自此向外擴展。第一周是浮雕的兩鰲和兩蛙，第二周是四條立體魚，第三周是四個立體的水鳥與浮雕的龜和蛙相間隔，第四周是四隻立體的蛙與浮雕的魚相間隔，一蛙脫落，現僅存三蛙。盤中所有立體的動物，水鳥、蛙、魚都能在平面作 360 度旋轉。這種藝術裝飾手法非常少見，不僅使造型單調的器物充滿了活躍的生氣和情趣，而且在青銅器鑄造技術上，也是一種空前的創造。

腹內壁鑄銘文六行三十二字，銘文記載六月初吉辛亥日，大師為其夫人子仲姜作此盥洗用的盤，盤既大且好，用來祈求長壽，子子孫孫要永遠寶用。這件器物的銘文書體，以及紋飾特色與晉文化的器物近似。對於春秋早期青銅器鑄造技術的進步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。

晉侯穌鐘

這套編鐘共有兩組十六件，按照西周時期的樂制，編鐘為八件一組，另有兩件小鐘在山西博物院。整套編鐘的紋飾有三種樣式，可知是根據從西周中期到西周晚期的無銘文的諧音鐘湊集起來，再分別刻以銘文。編鐘的音質甚佳，每組編鐘除了第一件和第二件，都能發出兩個聲階，即「一鐘雙音」。這套編鐘經過測音，具備中國古代五音中的宮、角、徵、羽，沒有商音，印證了文獻中關於「周樂戒商」的記載。

全篇銘文共有三百五十六字，是由利器刻鑿而成，可知西周晚期已經出現比青銅更為堅硬的鐵器。銘文記載了周厲王三十三年，晉侯穌受王命伐東方夙夷的全過程。此次戰役周厲王親自統帥，部署非常具體，作戰計劃、進攻方向都有明確的規定。晉侯穌率晉軍略地、俘敵，大獲全勝。戰爭結束後，周厲王親自重賞晉侯穌。這段歷史各種史書從未記載，第一次見證了周厲王親征東夷的功烈，是對西周史料的重要補充，同時還證實了周厲王在位三十餘年說。

象鼻獸紋鉞

大鉞本來是刑具，在早期國家形態中象徵著王權，後來又被賦予軍事征伐的權力。使用者受賜於王，表明受賜者擁有刑殺一方的權力，稱作「賜鉞」。這件器物的刃部為圓弧形片狀，中有大穿孔。側面的盞上依勢飾一個怪獸，獸首頂部有平行狀的髮辮，向後披至頸部，成髻狀下垂。獸目似葉片形，頭頂兩側各有一耳，下腮寬而鉤曲。長鼻似象鼻狀，前伸至刃口然後下捲曲。前臂曲舉，下足捲曲，爪尖而利，形貌壯實。

這種象鼻獸紋的形象界於人獸之間，與通常所見的獸面紋不同。在大鉞上裝飾的這種紋樣應當有實際的寓意，可能是刑殺之神的特殊形象。根據《國語·晉語》等文獻的記載，刑神主要為人獸合體的怪神形象。